



晋江原创网
WWW.JJW.COM

湖月沉香
◎著

之
相
约
赋

折草记

男儿待字闺中，女子封侯拜相，
男儿相妻教子，女子驰骋疆场——
这就是传说中的女儿国？
对上众夫君们柔弱的眼神，
她这个现代人只好勉为其难战斗在最前方了……

爱情
宝石系列

逸彩蓝宝石



珠海出版社

爱倩
宝石系列

逸彩蓝宝石

湖月沉香○著
之
析草記

珠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折草记之相约赋 / 湖月沉香著. —珠海: 珠海出版社,
2008. 7

(爱情宝石系列)

ISBN 978-7-80689-902-1

I. 折… II. 湖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98721 号

爱情宝石系列·折草记之相约赋

©湖月沉香 著

责任编辑: 姜 蓓

特约编辑: 罗 斐

装帧设计: 小 贾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

电 话: 0756-2639330 邮政编码: 519000

网 址: www.zhcbbs.net

E - mail: zhcbbs@zhcbbs.net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和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120.5 字数: 1718 千字

版 次: 2008 年 9 月第 1 版

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689-902-1

本册定价: 23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,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第一章·暗涌·001

第二章·接納·011

第三章·嫌隙·021

第四章·聚會·030

第五章·惊吓·047

第六章·暗叹·062

第七章·风云·073

第八章·成婚·088

第九章·欢愉·104

第十章·回门·119

第十一章·回家·128

第十二章·接风·142

目
录

新章記

· CONTENT · 001

第十三章·觐见·157

第十四章·受惊·171

第十五章·领悟·186

第十六章·探讨·198

第十七章·赴约·203

第十八章·许诺·212

第十九章·红线·223

第二十章·知足·229

凤后·235

女皇·246

紫玉·249





美丽的少年双膝跪在坚硬的石板上，微风轻轻拂过他的面颊，带起他柔软的发梢，似乎在顽皮地和他开着玩笑。少年只是低垂着头，挺直着脊背，如果不是他的衣衫被风吹动，几乎就是一尊完美的石刻雕像。

“紫玉……你……你别这样……”一旁怀抱着小娃娃的清秀少年带着哭腔上来拉他，“驸马又没有怪你……我知道你是不得已的……你……你这又是何苦……”

宝珏既下令众人封口，在萧文面前也是用了“寂寞难耐、强占紫玉清白”的说辞，墨珠当时就在萧文身边，自然听得清楚，想到公主平日行为，倒也没觉得这套说辞有什么可疑之处，自然深信不疑。

紫玉抬起头，虽然淡淡地笑着，却让人觉得十分忧伤：“是我的错，是我勾引了公主……我应该接受驸马处罚的。”如果她真的是被自己勾引的，也许他现在还不会这么难过，可是，仅仅只是因为他是她的“同命人”……

紫玉不知道自己现在到底是应该哭泣，还是应该欢喜，可他知道，那个惊人的秘密是谁也不能说的，所以他想一力承担了所有的过错，这样也好让公主在

驸马面前能有个交代——他知道，驸马，才是她真正在意的人，她对墨珠是怜惜，对自己……如果不是因为同命的关系，她根本就不会在意他这个人吧？

“不要这么说，我知道，你不是那样的人，我知道的。”墨珠眼眶红红的，“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，风风雨雨，我知道你不是个贪恋富贵的人，要不然当初也不至于受那样的苦。公主现在是人中龙凤，你被她吸引是理所当然的，驸马也清楚这点，所以，他并没有怪你的意思。而且，驸马还答应让公主纳你为侧室，这样不好吗？以前我还担心你到了年纪要出去，如果嫁给公主，我们兄弟就可以永远在一起，互相做伴，紫玉，这样不好吗？”

紫玉看着泫然欲泣的墨珠，默然片刻，道：“如果不嫁给公主的话，我们也可以永远在一起，做一辈子兄弟的……只要你不嫌弃有个做小厮的兄弟。”

“你这是……什么意思？”墨珠侧头看他，“我和你原来就是公主的小厮啊，我怎么会看不起……你？”突然心头一颤，他伸手抓住紫玉的肩头，急声问道，“什么叫不嫁给公主？你都已经不是公主的人了，不嫁给公主还能嫁谁？你到底在想什么？你快告诉我啊！快说啊！”

揪着他的衣服，墨珠失态地推搡着，急得眼泪都流出来了，被他抱在怀里的娃娃也吓到了，瘪瘪嘴，“哇”的一声哭了出来。

“你别紧张，”紫玉反倒一派镇定，“看，吓着小郡主了。”说着，从墨珠怀里把孩子抱过来，轻声诱哄。

水逍遥此时不过是个奶娃娃，对美色却分得清楚，被紫玉抱在怀里，顿时也不哭了，咬着手指流口水，一边却伸了肉嘟嘟的小手去摸紫玉的脸。

紫玉见她安静下来，顿时舒了口气，抬眼对墨珠道：“我不想瞒你，我没打算嫁人，这一辈子我都不想嫁人了，就算是公主，我也不嫁！我，宁可只在她身边做个小厮。”

墨珠被他搞糊涂了：“为什么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如果，是因为担心驸马的态度，那我可以告诉你，驸马的胸襟很大，他不会为难你的……”

“我不是担心驸马，”紫玉苦笑着，眼神不禁迷离，“我，只是不想委屈……”

她而已……

“可是，嫁给公主做侧室，对你我而言，也不算委屈呀！”墨珠看着他，“别说是我们，就是商贾、官宦子弟，能嫁入皇家，即便身为侧室，也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啊，你为什么还要拒绝呢？”他的心性单纯，想到就说，却没有想到这句话在不同的人听来其实是很容易产生歧义的。

紫玉的心痛得几乎让他死去，却只能勉强笑着解释：“我不是不知足……你说得对，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……可是，明明我是有罪的……是我，勾引了公主，是我自己下贱……明明是应该受罚的，如果被公主纳为侧室的话，不就变成奖赏了吗？……如果我真的成为了公主的侧室，有了我这样恶劣的先例，驸马以后还怎么掌管这个家，还怎么管理府邸上下众多的仆役小厮？所以，是我的错，我应该自己承担，不能连累驸马的威信也受到牵连……”

墨珠沉默了。在宫中的生活让他开阔了眼界，自然也更加体会到主事者的威信高低有何等的重要——凤后缠绵病榻，圣宠渐衰，却依旧屹立正宫，端宸君纵然有心取而代之，终日忙碌的也不过是管理后宫琐事，后宫上下阳奉阴违的不少，究其原因不也就是因为他威信不够，无法服众吗？

“何况再过些时候，月国皇子也要嫁过来了，还有花……太医的兄弟……驸马现在的处境已经很是艰难，不能再因为我的事，让他心里难过了。”紫玉当日佯装昏迷，听到宝珏自述借尸还魂，花菲的真情流露他也是看见的，宝珏也没瞒他，只央求他能替花菲保密。紫玉知道轻重，当然满口应允，就算在墨珠面前也是半点口风未漏。

被他一说，墨珠显然也想到了什么，轻声叹道：“原本知道要一个月国皇子，驸马已经有些郁郁寡欢了，现在又添了位花公子……哎——”回首看着正房，“公主这回子也不知道要赔多少小心才能过了这道坎去……”

原来花菲金蝉脱壳之后，便立刻恢复了男子身份。女皇金殿封赏，自称是花碧莲弟弟的他，口称父母双亡，又无姐妹照应，推却一切封赏，只求女皇做主，要宝珏公主兑现婚约，所依仗的，自然就是那张宝珏稀里糊涂签了字的婚书。女皇

看了婚书又问了宝珏，知道婚书并非伪造，顿时生了气，对着宝珏就是一番申斥，临了却露出悔婚的意图，要为花菲另配姻缘，那些先前被他推却的赏赐依旧赏给他算是嫁妆。花菲当然不肯，他的口才原本就好，又有婚书在手，女皇纵然有心不允，到底不敢违背祖宗礼法，无奈之下，只好把婚期拖后，说是等公主和月国皇子成亲之后再说，何况他要替亲姐守孝，原也不应该立即嫁人。花菲聪明乖觉，女皇既然已经松口，他也不再步步紧逼，金殿之上磕头谢恩，下了朝堂便立刻卷了包袱来投奔未婚妻——这世上“唯一的亲人”。萧文虽然心中怨怒，表面礼数却十分齐全，安排花菲入住丁香阁，看他身边的小厮年纪幼小且瘦小枯干，还安排了个二等小厮到他跟前伺候——虽然做足了容人的场面，其实却没给宝珏好脸色看，这不，公主正在屋里给驸马赔不是呢！

紫玉把所有事情看在眼里，此刻听墨珠轻声嘀咕，心中暗道：可见，胸襟宽广，也不过是对你而言罢了，换了别人，也是一样要小气的……

“那个花公子，也真是的，”墨珠抱怨道，“不过是定亲的未婚夫妻而已，哪有现在就搬过来住的？真是厚脸皮！”

言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紫玉只觉得墨珠的话，好像是针在扎自己的心，悲苦交加，竟险些落下泪来：他以公主未婚夫的名分住进来，你就说他厚脸皮，那我呢？我不是自甘下贱又是什么呢？……墨珠啊墨珠，我可以忍受其他人对我的不屑，可是我只要一想到有一天亲如兄弟的你也会用鄙视的眼光看我，我就受不了……真不如当初死了干净，可，我又不能死……不是不想，而是不能……我这是前世造了什么孽啊，居然连死都不能……

紫玉沉浸在自己的悲伤之中，直到感觉一双小手在自己脸上抚摩才回了神，然后，就看见在手里抱着的娃娃晶亮的大眼睛里，映着一个哭泣的自己。抬头，看见墨珠惊慌失措的表情，他不想让从来都是被他保护着的墨珠看见自己的软弱，所以，他抱紧了怀里的娃娃，把止不住泪水的眼埋在娃娃柔软的发中。

此刻，在正房里，宝珏已经对萧文坦白了：“……所以说，这件事怪不得紫玉，是我不好，是我占了他的清白，要怪就怪我吧，请你不要生他的气，好吗？”

为了保全紫玉的名声，他被掳到丛生府那一段当然是要隐匿的——尽管他并没有被占便宜，到底容易被人猜忌，流言传来传去到最后总归不会有好听的，还不如一开始就索性封口！因此宝珏严令众人不得泄露，不过在面对萧文时，她却一五一十地作了坦白，用意当然是不想让萧文误会紫玉是个贪图富贵的人，这样的话，等他将来过了门，日子也能好过些。

“我怎么会生气？他中了那个什么鬼药要献身，既然是你主动要替他解的，又不是他求你的，占了人家的清白当然就是你的责任！”萧文低头翻阅账本，脸都没抬一下，“不是都答应你把他收房了吗？我的态度还不够明确吗？你还要我说什么？”

“可他都已经在外头跪了大半个时辰了，我担心他的身体会吃不消……”宝珏心有不忍道。自从那次之后，紫玉的身体总是有些羸弱，再不如以前那样精神，虽然慢慢地将养着，却总一副大病初愈的样子，叫人看着心里不忍。算算时间，他也在外头跪了许久，虽不清楚他的用意为何，但既是求见驸马，想来应是府中内务，自己是插不上半点手的。

萧文本就心里憋着火儿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，抬起脸冷笑道：“怎么？心疼了？又不是我让他在外头跪着的，你舍不得就自己出去和他说好了，问我做什么？横竖你才是当家的主子，做什么事情都是你自个儿拿主意的，何必来问我？！可不是多此一举吗？！”

“文儿，你能不能别这么说话？”宝珏暗暗叹气，“都不像是你了！”像一直处于警戒状态的刺猬——浑身都是刺！

萧文气极反笑：“哦？不像是我了？那公主以为我应该怎样才像我呢？是不是应该对月国皇子顶礼膜拜，对花公子热烈欢迎，对紫玉笑脸相迎？”笑容倏地敛去，眼含热泪，神情却显得有些凄厉，“云儿！你！你好没良心！”

面对萧文的痛心疾首，宝珏也是满心愧疚，低头不语。

眼见妻子沉默不语，萧文心火更旺，积压了许久的委屈、愤怒、失望、恐惧、忧伤，这一刻统统都爆发了出来，但自幼的良好教养和内敛的本性却让他做不

出市井泼妇的举动来发泄，忍了半天，手边的账本已经被他捏成了纸团，他也浑然不觉。深吸几口气，萧文才勉强做出一副平静的样子，道：“你放心，我是不会让你难做的，月国皇子身份尊贵，当然不是我这个草民可比的，他既然是驸马，日后这府里当家主事的，自然也轮不到我插手。至于花公子还有紫玉，你想怎么安排也都随你的意思吧，和我也没关系了……”心痛到极点，眼泪忍不住就要落下来，他昂起头，努力地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故作大方道，“我会立刻搬出宣兰院，趁早给他们腾出地方来……将来，你在芙蓉院，我回翠竹苑，大家各自安分过日子，也不错！”

“不行！我不答应！”宝玉一口回绝。

“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分上，我求你，不要对我那么残忍，好吗？”萧文颤抖着声音，“让我亲眼看着你和他们卿卿我我，让你被你休弃的我去面对新人的春风得意……难道，你非得把我逼疯了、逼死了，才满意吗？！”看着公主震惊的眼神，他慢慢说道，“你放心，我是不会寻死的，因为我不能妨碍你得到幸福……我会安安静静地过我的日子，就像我爹爹那样……茱萸他们你就留着给别人使唤好了，我自己一个人也能过。”

“你到底在胡说些什么？”宝玉也急了，“你明明知道你才是我最在意的人，什么休弃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休弃你了？！我们说好，要做一世的夫妻，白头偕老的！你难道忘记了吗？好吧，就算你忘记了，我是不会忘记的！你哪儿也别想去，就给我在这里待着！我是认真的，你要是还想自己偷偷搬出去，别怪我拿绳子锁了你在这里！”她发狠道。

萧文侧着脸看向别处：“你也别拿甜言蜜语来哄我！我知道你对我厌倦了，我不会怪你的。说起来还是要多谢你肯让我服侍你生了女儿……往后，就算你不想见我，只要萧萧能陪在我身边，我也就心满意足了……当年爹爹既然能做到，身为他的儿子，我也会平静地接受我的命运，不会作无谓的挣扎，更不会给你添麻烦。你只管陪着月国皇子和花公子，还有墨珠、紫玉，花前月下、卿卿我我好了……”

宝珏听到萧文自比其父，想到萧兰孤独一生、盛年而亡，顿觉一股寒气从脚底逼上了头顶，慌忙扑上前，扳过他的脸来，对上他的眼，努力解释：“文儿！你要我怎么说你才肯相信我是爱你的？！我承认，花菲是我招惹的，可月国皇子的事情你是一早就知道的，当初不是你写信来劝我的吗？至于紫玉，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，当时是事态紧急，何况我也以为他活不下去才……事情的起因经过，我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你了，你应该理解我啊，怎么反而胡搅蛮缠了呢？”

“我胡搅蛮缠？！”萧文闻言气极攻心，脸色顿时煞白，他踉跄着退后几步，颤抖着手指向门外，“我胡搅蛮缠还要你娶紫玉？！我胡搅蛮缠还替你安排人手服侍花公子？！我胡搅蛮缠还要筹划银两好修葺园子给月国皇子住？！你、你好……你好……”

眼看萧文气得浑身发抖，连站都站不稳，宝珏也知道自己情急之下用错了词汇，本来是想消火，现在反而加了桶油。火，眼见是越发旺了，弄得不好，和文儿这几年的夫妻情分就全毁了！

她扑上去一把抱住萧文，连声道：“文儿，是我说错话了！我给你赔不是！你骂我好了，打我也没关系，只是再别说什么离开我的话了……我刚才是被你的话激糊涂了……是我错了！你别生我的气，别和我计较了，好不好？你知道的，我说话向来口无遮拦，其实并没有坏心，是我糊涂了，是我说错话了，求你看在夫妻的分上……”看着萧文瞪着自己的幽怨的眼，心有些发虚，“……看在女儿的分上……你别生气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是我最要紧的人，如果连你都要离开我，你让我怎么办？你让我怎么办？”她泪流满面，痛苦地说，“难道你非要把我逼疯了、逼死了，才满意吗？”

这句话，是萧文方才说的，现在却从她的口中原封不动地复述了出来，只是其中的痛苦和绝望，竟比萧文的自哀自怜更令人心惊。

萧文闻言，浑身一震，半晌也说不出话来。看着她慌乱焦急的神情，听着她真情吐露的心声，原本伤痕累累的心慢慢地平复了下来——其实刚才真是一时冲动，才说出了绝情的话，现在想想也是后怕，如果夫妻的情分真的就此完结，

他可没有自信像爹爹那样安静地独自生活，可能不出两年就抑郁而终了吧……知道云儿仍然在意自己这个事实后虽然让他松了口气，但想到她这次牵扯了许多情债回来，心情又觉郁闷，沉默不语。

云儿对自己的情意，他本来很有信心，有了这样的笃定，他才敢和女皇争辩，虽然最后不得不屈服于女皇的淫威之下，但也不至于会失态到做出吃酸捻醋的举动来。可是，他才和云儿见了面，就被告知除了月国皇子，还来了个花公子，而且还占了紫玉的清白，这接二连三的打击，把他的信心毁了个一干二净，先前的笃定竟成了水月镜花的笑柄，让他情何以堪？他对今后的生活感到茫然而不知所措，不安全的感觉牢牢地攫住了他的心，想到父亲的一生，让他不由得心生恐惧起来——尝过了甜蜜的幸福，却最终还是要凄凉的孤独……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！

宝珏见他沉默，急得直跺脚：“文儿，对不起，是我辜负了你，不过，你要相信我，我对你的心意是始终没有改变的！我知道你心里难过，你……你打我好了，你骂我好了！有怨有恨只管冲我来，只是我绝对、绝对不会同意让你一个人在翠竹苑独居！相反，我还要你搬进芙蓉院里来和我同住！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视线半步的！”她斩钉截铁地说，“就算是用绑的，我也要把你留在我身边！一步都不许离开！”

萧文微抬起眼角横了她一眼，冷哼一声，转过眼去，似是在说：我意已决，你奈我何？绑住我的人，难道还能绑住我的心吗？

看着喜欢的人对自己冷若冰霜，宝珏心中又苦又痛：“文儿，犯了一次错，从此就只能下地狱了吗？文儿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原谅我这一次呢？难道……难道真的要我跪下来求你吗？”深吸了口气，仰起脸，“是吗？如果我跪下来求你，你就能原谅我是吗？我们就能再像以前那样相依相守、妇唱夫随地过着平静日子吗？”看着萧文冷淡疏远的表情，她只觉得心中一片慌乱，迫切地想要抓住即将从手里消失的、那样珍贵的幸福。退后了几步，她撩起衣袍的前摆，“文儿，我求你，求你不要离开我，求你陪在我身边，求你能作为我坚强的后盾和我一起接受今

后诸多的是非和考验,求你……求你宽宏大量地接受眼前的一切吧!”说完,她重重地往地上跪下去。

“云儿!”萧文一声惊叫,慌忙扑上来架住她下沉的身躯。其实他一直偷眼看着宝珏的一举一动,先前还以为宝珏只是嘴上说说——身为女子向来是跪天跪地跪父母,哪有给丈夫下跪的道理?直到看见宝珏真的这么做了,他才慌了神,赶紧冲过来拉她,可惜还是晚了一步,宝珏已经跪在了地上。

“你……你这是做什么嘛!”萧文叹了口气,扶住宝珏想拉她起来,不想她却执意不肯,拗不过她,他也只好陪着跪在她面前,两个人倒像是在夫妻对拜了!

“你快起来啦!你是公主,我不过是一介草民,世上哪有公主给草民行大礼的?不成体统啦!快起来……”

宝珏并不为之所动——她知道,文儿的本性内柔外刚,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主儿,如果这次放任他心灰意懒地离开,他那个世家公子的脾气,还有幼年目睹其父遭遇的经历,都会让他彻底和自己决裂,从此见面如陌路,老死不相往来。现在只有对他敞开胸襟,毫无保留地告白心意,这岌岌可危的夫妻情分才可能还有挽回的余地,至于下跪,和今后漫长的人生相比,如果可以换来长久的安宁和幸福,暂时的窝囊绝对是值得的,也许,只有借着这一跪,才能让他确信在自己的心里,他永远是独一无二的存在。

“你是女子,我是男儿,世上哪有女子给男儿下跪的?你快起来……”文儿见她纹丝不动,又换了种说法,一边又轻轻地推了推她。

宝珏怔怔地凝视着他,用泪光粼粼的眼眸,温情脉脉却又满含歉意,千言万语只在这深深的凝眸中。

萧文被这双眼睛看得有些羞赧,垂下眼眸,心中百转千绕,半晌,微侧了脸,又叹口气,才仿佛认命般地说道:“你是妻,我是夫,妻子给丈夫下跪……你这不是存心折杀我吗?……”

“文儿!”宝珏听他这么说,顿时清楚危机解除,“你……你不生我气了,是不是?是不是?”一双手情不自禁攀上了萧文清瘦的面颊。

“哎——”萧文小心翼翼地替她拭着泪水，苦笑着，“怎么你比我这满腹委屈的人还要伤心呢……不知情的人看了，还以为是在欺负你呢……”反手握住宝珏在自己脸上逡巡的手，“你这样面团子似的性子，又是这么个软弱脾气，将来可怎么……真是叫我替你担心呢！”

宝珏知道他的态度已经软化，此刻不得寸进尺，更待何时？当即顺势扑进萧文的怀里：“所以……所以你要在我身边守着我呀！你如果还要这么狠心不管我，我……我就顿顿不吃饭，天天以泪洗面，就算没人欺负我，我也不让自己过好！然后，就这样慢慢地死掉，让你心疼，让你难过，让你后悔……”

“云儿！”萧文一下子勒紧了怀抱，把宝珏箍得紧紧的，低声道，“不许拿自己的生死来乱开玩笑！再这么胡言乱语，口无遮拦的，我就……我就……”憋了半天，他也没想出一句要挟的话来。

宝珏埋头在他怀里，鼻尖呼吸的都是萧文的气息，浓重的鼻音让她的话听起来更多的是撒娇的味道：“我是刁蛮任性的公主，我说到就一定会做到！所以，你要是打算抛弃我，我会让你连最后一面也看不到的！所以，你绝对、绝对不准离开我，知道吗？”

“真是怕了你了！”萧文枕在宝珏的肩窝上，闷闷地说道，“就是会拿自个儿来要挟我……你呀，还真是吃定我呢！”

宝珏抬起脸，晶亮亮的眸子对上了萧文苦笑的眼，嘴角漾着得意而甜蜜的微笑：“那是因为，我知道文儿是喜欢我的呀！所以，不忍心看我受到一点点的伤害，为了我，文儿什么都愿意做！世上，再没有像文儿对我这样好的了！”

“你知道就好！”萧文被她这么一说，气也消了，倒真的笑了，伸手去点她娇俏的鼻。

夫妻的危机暂时化解了，然而，等待他们的，又会是什么呢？

好像暗流涌动的大海，表面平静无波，但随时可能掀起巨大的风浪，未来如何，也只有天晓得了！



门从里边被轻轻打开，萧文依门而立，看着外面两个少年不置可否，白玉微泛着红晕的面容既不恼也不恨，无悲亦无喜，眼光转到被紫玉抱在怀中的女儿，略作停顿，在墨珠身上扫了一眼，才又淡淡地转回紫玉。

“都跪在地上做什么呢？”这句话虽然是对着两个人说的，但他的眼神却专注在紫玉的身上，“公主回来时，我记得你给我请过安了，作为奴才的礼已经行过，作为小爷的礼，还是等你过门以后再行吧！”虽然话是说得没错，但总是带了点嘲讽和奚落的语气。

其实，刚才和宝珏闹得不快活，紫玉也不过是拿来说事的话头，毕竟其他两个人的身份、地位，都不是一个家常小厮能及得上的。自家的奴才可以说，别人的是非却论不得，因为对象的改变，会让他这个“管理家事”的正室，落一个“心胸狭隘”的骂名，而气量狭窄、无法容人，又是身为正室最忌讳的，如果传到有心人耳朵里，就算要逼宝珏“立即休夫”也不过分。他是熟读闺训的人，当然不能犯这样的错误。

萧文扪心自问，对紫玉被收房这件事其实也不是完全抵触——这个少年本

来就是他为妻子挑选侧室最理想的人选，一来，他本身聪慧机敏，假以时日，可以培养成一个好的心腹；二来，他一直是公主身边的贴身小厮，按常理来说，贴身小厮十之八九都侍过寝，虽然紫玉仍旧是清白之身，但外人当然不会相信在“混世魔王”身边还会有未曾被染指的人，让“侍奉”过公主的贴身小厮另嫁他人，对公主的脸面也是有损。

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紫玉竟然会身中淫药——宝珏为了解释紫玉也是为人所害、身不由己，把严令众人保密的事情透露给了萧文，本意是想让萧文对他也有所怜惜照顾，好让紫玉的将来能好过些，谁知萧文是谨守礼法的人，听妻子一说，他猜测着当时的情景，自然就对紫玉的清白产生了怀疑，不过碍于妻子的面子不好说罢了，现在看见紫玉本人，下意识地就觉得看他有些不顺眼了——这可与宝珏的初衷适得其反了。

“驸马！”紫玉惊惶地抬头，脸色苍白，“奴才不敢，奴才不是这个意思！”终究不敢和驸马尖锐的眼神相对，他仓皇地低下了头，艰难地说着，“奴才……奴才是有事，要禀报驸马。”

“哦？”萧文看了他一眼，又看了看旁边的墨珠，突然心里一动。

他出身大户人家，自然清楚：身为正室，一定要培养足够的心腹，才能更好地掌控一切，而现在迫在眉睫的，就是要赶在月国皇子和花公子进门之前，尽快培植起属于自己的心腹。他也想安静过日子，可是只要想到女皇的话，他心里就觉得委屈，觉得愤怒——明明是他人觊觎自己的妻子，为什么偏要他将自己一生的幸福就这样拱手送人？！因此，他是下定了决心要和其他人有一番较量的。不过他心里也明白，本性柔弱单纯的墨珠并不适合参与其中，而冬行和秋住都已经出嫁，韩管家是外人，当然不能拉拢，如此一算，自己势单力薄，胜算实在不大——单纯以和云儿的感情来说，他有自信稳占上风，但若掺杂上了其他东西，可就有些难说了，而这样的较量，不是东风压西风，就是西风盖东风，在没有决定胜负以前，是不可能出现和局的！所以，如果他想要增加胜利的机会，就必须寻找一个能让他放心的人做帮手，而眼前这个紫玉，倒是个很好的选择。